



## 人权理事会

### 第四十届会议

2019年2月25日至3月22日

####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女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 概要

在本报告中，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福斯特审查了自任务负责人 2011 年发布关于这一专题的上份报告(A/HRC/16/44)以来女人权维护者的处境。他特别关注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额外性别风险和障碍，并承认她们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报告员提及女人权维护者工作的相关规范框架，介绍了她们开展工作的挑战性环境，并分析了父权制和异性恋正统主义、性别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军事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这些维护者权利的影响。他还提到了特定的女人权维护者群体的状况。

该报告载有支持形成多样、包容和强有力的女人权维护者运动的建议和良好做法实例，以及向所有利益攸关方提出的、确保帮助和支持女人权维护者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建议。



## 一. 引言

1. 世界各地的女性在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不仅塑造了当前国际人权体系的架构，在政府、民间社会和企业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还“在离家近的小地方”<sup>1</sup> 从事日常活动，使得人们享有广泛的人权。

2. 虽然女性经常被忽视，但在历史上，她们一直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埃莉诺·罗斯福是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推动力量。1956年，2万名不同背景的女性动员起来，抗议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也门的塔瓦库·卡曼和埃及的阿斯玛·马夫兹在引发导致政权更迭的2011年大规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岁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在2009年记叙了她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并继续积极倡导受教育权。2016年，在所谓的黑色星期一，波兰60多个城市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女童走上街头，成功阻止了完全禁止堕胎的禁令。2017年，妇女和女童发起了强大的“我也是”(#MeToo)运动，该运动持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

3. 不同背景的女性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下促进和保护权利，包括呼吁性别平等的妇女、争取土地和环境权利的土著妇女、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农村地区妇女、开展社会问题运动的女童、大声疾呼反对歧视的跨性别妇女、呼吁平等的女同性恋者、争取权利和安全的移民和难民妇女、要求获得住房和住所的权利的无家可归妇女、为失踪者伸张正义的妇女、反抗性别暴力的非常规性别者、倡导选择和身体自主的妇女、拓展数字权利的妇女、争取独立生活的残疾妇女以及参与和平进程的妇女。

4. 她们包括在法庭上代表受害者的女人权律师、揭露公众感兴趣问题的女记者、呼吁劳工权利的女工会领导人、辩论公共问题的女性政治人物和议员、通过法律维护权利的性法官、保护民众的女警察和军人、制定政策的女公务员、从事人权教学和研究的性女性、在社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变革运动中担任领导的女性、与国家合作履行权利义务的政府间组织中的女性工作人员，以及提供重要服务的女人道主义工作者、发展工作者和卫生工作者。

5. 由于女权主义维护者几十年来采取的行动，许多地方的妇女现在享有更广泛的平等，包括在法律、政治和教育等领域以及工作场所、婚姻和家庭中。由于女权主义维护者的工作，更多的妇女能够享有选举权、身体自主权、隐私权、家庭生活权、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以及许多其他权利。

6. 尽管如此，许多女维护者在人权实践中仍面临重大风险。她们经常面临与男维护者同样的风险，因为女维护者也面临着权利和基本自由方面的限制，生活在形成人权应对办法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然而，女人权维护者经常面临着额外和不同的风险和障碍，这些风险和障碍是针对性别和跨领域的，是由关于女性身份和应有举止的顽固的性别成见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和规范形成的。例如，同样的行为，男子从事可能会受到尊敬，而妇女从事却可能受到污辱。妇女往往被视为需要他人(通常是男子)保护的弱者或受害者，而非变革推动者。妇女

<sup>1</sup> Eleanor Roosevelt, “Where do human rights begin?”, in *Courage in a Dangerous World*, Allida M. Black,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0.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仍受到一些人的挑战，这些人认为妇女不享有这些权利，或认为她们只能有限地在一定程度内争取这些权利。

7.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争取人权的努力遭遇反弹，女人权维护者往往是最先受到攻击的人。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女人权维护者在不同情况下面临的具体问题、挑战和风险，并确保她们得到承认和支持，能够平等、有意义和有力地参与促进和保护人权。

## 二. 方法

8. 本报告根据特别报告员自其任务开始以来与世界各地的女人权维护者进行的多次讨论编写。特别报告员认为，女人权维护者的安全和保护是特别报告员工作的一个核心方面，他将尽可能争取机会，在正式国别访问和学术访问中与她们会面并直接听取她们的意见。本报告参考了这些讨论以及为编写本报告而在纽约、贝鲁特、日内瓦和巴厘(印度尼西亚)与女人权维护者进行的磋商。

9. 报告还参考了特别报告员在 2014 年 7 月 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 日期间向 60 个国家发送的 181 份关于女人权维护者的信函。在这些信函中，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了对以下问题的关切：将女人权维护者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死亡威胁和骚扰；诽谤；诋毁；搜查；驱逐出境诉讼；审讯；旅行禁令；资产冻结；监视；逮捕和司法骚扰；拘留，包括单独监禁；拘留期间虐待和剥夺保健机会；定罪；杀人未遂；杀人；失踪。

10. 最后，报告还参考了特别报告员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约克大学应用人权中心协助下收集的 200 多份调查答复。该调查的目的是从各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人权维护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收集关于女人权维护者的信息。答复者对世界各地面临风险的女人权维护者的处境表示关切，并呼吁给予她们承认、安保和保护。

## 三. 定义和规范框架

### A. 定义

11. 正如女人权维护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妇女因其身份和所做所为而在促进和保护人权过程中受到攻击。<sup>2</sup> 许多妇女没有以女人权维护者的身份行使《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所述的权力。一些妇女不熟悉《人权维护者宣言》或“人权维护者”一词。一些妇女为了自身安全，故意避免提及自己的行为与人权相关。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她们的工作，以便获得迫切需要的资金和支持。许多妇女在其专业或职业身份之外自愿从事维护人权的工作。

<sup>2</sup>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Global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2012); A/HRC/16/44 and Corr.1.

12. 本报告以从事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的女性为重点。报告中提到的女性还包括女童以及促进和保护各类权利的受女性社会结构影响的非常规性别者。本报告还借鉴了前任任务负责人希娜·吉拉尼和玛格丽特·塞卡格亚在这一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包括 2011 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女人权维护者和从事妇女权利或性别问题方面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状况的报告(A/HRC/16/44 和 Corr.1)。虽然女人权维护者的定义包括从事妇女权利和性别问题方面工作的所有性别的人，但本报告的重点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女性，以及如何世界各地形成多样、包容和强有力的女人权维护者运动。

## B. 规范框架

13. 《人权维护者宣言》规定了人权维护者的权利，指出，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1 条)。

14. 参与公共生活，包括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这两项文书还载有人人享有表达、意见、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要求各国承诺男子和妇女在享有该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条就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作出了同样的陈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十六条)。

15.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公约》第六条(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中指出，保护生命权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因特定威胁或已存在的暴力模式而生命受到特别威胁的处境脆弱者，包括人权维护者。委员会还指出，第六条还加强了缔约国根据《公约》和《任择议定书》承担的义务，即保护个人不因促进及努力保护和实现人权而遭到报复，包括通过与委员会进行合作或联系的方式提供保护，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死亡威胁，并向人权维护者提供充分保护，包括为维护人权营造和维持安全有利的环境。

16.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七条规定，缔约各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本国政治和公众事务中对妇女的歧视，特别必须保证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a) 在一切选举和公民投票中有选举权，并在一切民选机构有被选举权；(b) 参加政府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并担任各级政府公职，执行一切公务；(c) 参加有关本国公众和政治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和协会。

17.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2015 年)中指出，使妇女特别难以获得司法救助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争取自身权利的妇女被污蔑。必须强调的是，人权维护者和组织经常因其维权工作而受到打击，他们自己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第 9 段)。在更新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的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中，委员会指出，歧视妇女与影响其生活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例如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争取自身权利的妇女遭到侮辱(第 12 段)。呼吁缔约国鼓励媒体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在其活动中消除对妇女或女人权维护者等特定妇女群体做出的恶意的、有成见的描述。(第 30 段)。

18.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关于在青少年期落实儿童权利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中指出, 各国应保证在符合《公约》第 15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限制的情况下, 充分尊重青少年各种形式的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权, 包括为男女儿童提供安全的空间。还应出台措施保护青少年人权维护者, 特别是女童, 因为她们往往面临针对其性别的威胁和暴力行为(第 45 段)。2018 年 9 月 28 日, 该委员会举行了关于保护和赋权儿童充当人权维护者的一般性讨论日。

19. 国家有义务保护女人权维护者, 确保为与人权有关的行动营造安全有利环境。2013 年 12 月 18 日, 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项关于女人权维护者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 即第 68/181 号决议, 其中呼吁各国除其他外, 保护女人权维护者, 尊重和支持她们的活动, 谴责和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针对她们的暴力和歧视, 在为维护人权营造安全有利环境时纳入性别观点, 确保她们能够参与和平抗议, 确保促进和保护人权不被定为刑事犯罪, 避免对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女人权维护者或其家属和同僚进行任何恐吓或报复。

20. 大会在 2018 年《人权维护者宣言》20 周年之前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了第 72/247 号决议, 该决议继续表示特别关切各种年龄的女人权维护者所面临的系统性和结构性歧视和暴力侵害, 并再次强烈促请各国按照大会第 68/181 号决议的要求, 采取适当、强有力和切实的步骤, 保护女人权维护者, 并在努力为人权维护者营造安全有利环境时纳入性别视角。

21.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通过了多项决议, 承认非洲的女人权维护者面临威胁和攻击, 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她们并促进她们的工作,<sup>3</sup> 包括 2016 年关于保护和促进女人权维护者工作的措施的决议。<sup>4</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也经常呼吁该区域各国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女人权维护者。

22.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执行主任菲姆齐莱·姆兰博-努卡在 2018 年 11 月 29 日国际女人权维护者日的发言中确认, 女人权维护者是实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关键。她们还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该议程中, 各国政府承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可持续发展目标 5)以及其他针对性别的具体目标。

#### 四. 背景和环境

23. 近年来, 性别平等在政府间空间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 在多个层面和许多领域, 女人权维护者的工作也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24. 这些形式的阻力与更广泛的政治事态发展相关, 例如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令人忧虑的是, 近年来, 知名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发表的厌恶女性、性别歧视和仇视同性恋的言论, 将暴力侵害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视为正常现象。女人权维护者强调, 虽然国家正式承诺不加歧视地尊重、保护和履行其法定人权义务, 但她们一直面临着更多的压制、暴力和有罪不罚现象。在某些情况下, 国家行为方直接攻击女人权维护者及其家人, 包括通过诽谤、司法

<sup>3</sup> 包括 ACHPR/Res.376 (LX) 2017、ACHPR/Res.345 (LVIII) 2016 和 ACHPR/Res.245 (LIV) 13。

<sup>4</sup> ACHPR/Res.336 (EXT.OS/XIX) 2016。



骚扰和刑事定罪。全球北方和南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限制民间社会空间，实行限制见解、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的法律和行政要求。

25. 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近年来向妇女权利投入的资金有所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14 年，只有 0.5%(1.92 亿美元)的性别平等援助流入了北方和南方的妇女权利组织，而 2011 年的数字为 1.2%。<sup>5</sup> 92%的性别平等资金流入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捐助国的非政府组织，只有 8%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26. 限制性的捐助政策也对女人权维护者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美利坚合众国 2017 年出台的题为“在全球卫生援助中保护生命”的政策(被称为“全球禁令”)要求接受美国资金的非政府组织证明它们不参与某些与堕胎相关的活动，包括咨询、转诊和关于获得安全服务的倡议。这项政策对从事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艾滋病毒、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权利以及性工作者权利工作的女人权维护者产生了不利影响。它减少了边缘化妇女获得服务的机会，威胁到卫生服务的整合，并在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中造成分裂。<sup>6</sup>

27. 还有人质疑、破坏或利用国际人权法并削弱多边合作。有人试图在各权利运动之间和内部灌输恐惧和挑拨离间。有人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保守论调重新抬头，认为妇女的作用应局限于私人领域、家庭和生育。这些趋势破坏了为确保不同情况下的妇女享有实质性平等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及有意义地参与对其生活有影响的进程所做的努力。

## 五. 侵犯行为的背景和根源

28. 女人权维护者遭到攻击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并取决于她们所处的具体环境。女人权维护者往往被视为挑战社会中家庭和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这种看法可能会引起国家行为方、公众、媒体和其他非国家行为方的敌意。社区领袖、信仰团体、家庭、邻居和社区可能会侮辱和排斥她们，认为她们和她们的行为对宗教、荣誉、文化或生活方式构成威胁。

29. 性别的社会建构是由父权制和异性恋正统主义形成的。<sup>7</sup> 父权制——男性在社会关系中享有特权——经常导致女性失去权能，并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父权思想限制了妇女在私人 and 公共领域行使发言权和代理权的方式和时间。同样，异性恋正统主义——异性恋享有特权以及对性别身份、性倾向和性别关系的僵化定义——强化了男女之间的明显区别。异性恋正统主义思想对非常规性别者视而不见，并重述对男女如何表达其性取向和性别的期望；不符合这种观念的人被说成是“不正常”、“异常”或“邪恶”。一些人权维护者的行动被视为挑战父权

<sup>5</sup>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性别平等网络，“捐助方对南方妇女权利组织的支助”(2016 年 11 月)。

<sup>6</sup>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Reality Check: Year One Impact of Trump's Global Gag Rule* (2018).

<sup>7</sup>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Gendering Documentation: A Manual for and about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2015).

和异性恋正统主义制度，常常遭到威胁和攻击，因为他们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于妇女身份及其地位和角色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并破坏了性别化的权力关系。

30. 在一些社会中，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也受到她们在种姓、部落、家族、族裔或种族和民族中的地位的影响。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对身份进行简化和统一；将不符合者排除在外，甚至因这些“异常行为”对他们进行处罚。挑衅者还煽动民族主义者对女人权维护者的恐惧，指责她们是传播外国思想和做法的反国家主义者或外国间谍。

31. 令人深感关切的是，宗教领袖、政治人士和保守团体成员提出的“性别意识形态”概念正在兴起，他们误解和滥用性别问题，将这种“意识形态”描述为对宗教价值观、家庭和社会道德的威胁(A/HRC/38/46, 第 14 段)。这种观点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特别强烈，“性别意识形态”被定位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其他不同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人权维护者以及女权主义者破坏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企图；所谓的威胁正被用来影响政治结果和证明歧视有理。

32. 在一些地区，军事化使武力和暴力的使用正常化；它经常导致男性暴力行为的理想化。军事化经常改变地方经济，影响人们使用其土地、从事农业活动以及获取水和各种资源的机会。在许多地方，社区受到冲突各方的恐吓，每方都指责他们站在对方一边。确保安全——特别是在冲突和外国占领期间和之后——也扰乱了经济活动，使社区陷入贫困。为防止和应对暴力极端主义而采取的行动将女人权维护者视为潜在恐怖分子，从而压制合法与和平的异议。妇女还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

33. 此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经济权力丧失和权力不平等，这些现象对妇女权利产生了影响。企业、有组织犯罪分子、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非国家行为方的权利和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长。采掘业和农业企业等行为方以经济发展为名实施的项目导致了环境破坏、流离失所以及严重侵犯人权和暴力行为。这些项目往往使社区和家庭被边缘化、陷入贫困和支离破碎。女人权维护者一直站在抗议这种变化和主张其权利的最前沿，她们可使用的资源往往比她们抵制的那些行动的实施方所拥有的资源少得多。

34. 难以获得司法救助和侵犯行为不受惩罚的状况增加了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不同性别的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妇女可能会受到部落或家族裁决制度的约束，这些制度独立于国家法律，可能会使她们促进人权的努力复杂化。许多女人权维护者负担不起为保护自己免受司法骚扰和刑事定罪而不得不支付的法律费用。向警方报告的侵犯她们的罪行有时被置之不理。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不受惩罚是她们仍在遭受威胁和攻击的根源。

## 六. 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性别风险

35. 女人权维护者的经历多种多样。它们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促进和保护人权。在此过程中，他们通常比男性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性别化和跨领域的风险。除了性别，她们身份的各个方面，如年龄、宗教、族裔、阶级、移民或法律地位、残疾、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以及这些方面的交叉影响着对女人权维护者的看法和对待方式。女人权维护者不仅仅是作为个人遭到攻击；她们成为攻击目标还是因为她们属于网络、集体和运动，对她们的攻击是为了向其他人

发出警告。她们经历的一些风险和侵犯行为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分析、记录和曝光；有一些没有被视为合理的人权关切。

### 不承认、边缘化和系统排斥

36. 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和她们的行为经常被忽视，或者她们的贡献被边缘化，这一过程有时是不易觉察的。她们的意见经常受到忽视、怀疑和轻视，包括在人权运动中。妇女在团体和组织中往往被归入支持角色，而男子则占据正式职位，拥有做出影响她们生活的决定的正式权力。妇女在获取信息和有意义地参与会议和决策过程中往往面临更多挑战。女人权维护者深表关切的是，各组织和社会运动不愿意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暴力行为以及这些组织自身结构和做法将妇女边缘化的现象。<sup>8</sup>

### 公开羞辱、污名化、对荣誉和声誉的攻击

37. 攻击女人权维护者的一种有力方式是损害她们的“名誉”或声誉。羞辱妇女的行为导致了她们受到污辱和孤立。在某些情况下，妇女的角色往往被局限为母亲、女儿和照料者，而不是被视为社会各领域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经济行为方。特别是在保守社会，女人权维护者因努力创造变革而受到嘲笑。她们被贴上“坏母亲”、“难相处”、“放荡”、“吵闹”、“令人厌恶”或“女巫”的标签。她们被描绘成“无信仰者”、“无神论者”、“游击队员”、“分裂分子”、“内部敌人”、“叛徒”、“反国家主义分子”或“恐怖分子”。

38. 性引诱是一种常用的攻击女人权维护者的策略。关于她们的性行为、性取向和生殖或婚姻状况的评论和影射被用来诋毁她们的工作。她们被诬告滥交或卖淫。她们被贬损地称为“离婚者”或“女同性恋”。

39. 公开羞辱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它使妇女被疏远，经常使家庭成员、同事和邻居与她们反目。由于保护主要来自家庭和社区，这种策略会使女人权维护者容易受到人身攻击和心理伤害。这种策略导致她们中一些人退而从事习俗和传统允许的活动，这些活动受到法律的监管较少。

### 私人领域以及针对家庭和亲人的风险、威胁和攻击

40. 女人权维护者在私人领域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她们有时——尤其是女童——被家庭成员强行关在家中，以阻止她们参与人权行动。一些人因为其积极行动而遭遇家庭暴力，因为伴侣或父母会对她们进行辱骂和殴打，以迫使她们停止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一种惩罚，丈夫将她们与子女分开。妇女有时在回家的路上或在家中遭到攻击。

41. 挑衅者将女人权维护者的家人和亲人，尤其是她们的子女、伴侣、亲戚和密友当作攻击目标，以强迫她们放弃行动。这种攻击会引发女人权维护者的强烈负罪感；当其他人指责她们造成这些攻击时，会加深这种痛苦。

<sup>8</sup>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onfronting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 Overview of Critical Risks and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2017).



## 人身攻击、性暴力、酷刑、杀害和强迫失踪

42. 经常以威胁使用暴力，包括性暴力来压制女人权维护者。例如，即使仅仅是关于在拘留或监禁期间实施性暴力的谣言也可能具有破坏性。女人权维护者还面临着杀害女性、强奸、酸液袭击、任意逮捕、拘留、杀害和强迫失踪的风险。

43. 2018年7月31日，反腐败活动人士 Kateryna Handzyuk 在乌克兰赫尔松市遭到了一名不明身份者的硫酸袭击，于三个月后死亡。<sup>9</sup> Handzyuk 女士是赫尔松市议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她揭露了包括警察局在内的地方当局的腐败现象。这起杀害事件是针对人权维护者的一系列野蛮袭击中的一起，很少有犯罪者被绳之以法。

44. 特别报告员对沙特阿拉伯三名女人权维护者被强迫失踪表示关切——Samar Badawi 和 Nassima al-Sadah<sup>10</sup> 曾开展运动倡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解除对女司机的禁令和结束使妇女在法律和社会上从属于男性的监护制度，<sup>11</sup> Amal al-Harbi 曾开展活动，要求释放被她被监禁的丈夫、人权维护者 Fowzan al-Harbi。这三名妇女均于 2018年7月30日被沙特调查总局国家安全部队逮捕，政府从 2017年9月开始镇压公众人物和其他人权维护者，并于 2018年5月逮捕了一批女维护者。她们仍被拘留在 Dhahban 的 Al-Mabahith 监狱。

## 在线骚扰、暴力和攻击

45. 女人权维护者经常受到在线骚扰、暴力和攻击，包括性暴力威胁、辱骂、性引诱、人肉搜索(个人隐私信息被他人网上发布传播)和公开羞辱。这种污辱出现在新闻文章、博客、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评论中。妇女遭受的网络恐怖行为和诽谤也可能导致人身攻击。女人权维护者受到“深度伪造”的视频的诽谤，这种视频文件组合并操纵图像和视频，用计算机复制生成她们的形象，说着做着她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妇女往往无法抵御这些行为。

46. 2018年4月，印度调查记者 Rana Ayyub 的言论在推特上被错误引用，遭到了网上仇恨运动和死亡威胁。<sup>12</sup> 她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性暴力威胁，并因身为穆斯林妇女而遭到厌恶女性的刻薄和仇恨言论。一段深度伪造的色情视频被篡改包括她的面部图像，并流传开来。她遭到了人肉搜索，不断收到包含性内容的信息。她向警方报案，但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犯罪者尚未被绳之以法。

## 司法骚扰和刑事定罪

47. 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关于女人权维护者遭到司法骚扰和刑事定罪的报告。所开展行动被解释为对宗教习俗构成挑战的女人权维护者被指控犯有亵渎罪；从事

<sup>9</sup> 另见国际人权联合会 2018年11月16日的新闻稿。可查阅 [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ukraine-suspect-arrested-in-the-killing-of-katerina-gandzyuk-fighting#](http://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ukraine-suspect-arrested-in-the-killing-of-katerina-gandzyuk-fighting#)。

<sup>10</sup> 文件通篇提及特别报告员发出的紧急呼吁和调查指控的信件。所有此类通信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关于 Badawi 女士和 al-Sadah 女士，见 UA SAU 11/2018。

<sup>11</sup> Alkarama, “Saudi Arabia: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ontinues unabated” (9 August 2018)。

<sup>12</sup> UA IND 10/2018。

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工作的妇女被指控违反所谓的公共道德法律。针对女人权维护者提出了虚假指控，例如，声称她们通奸、卖淫或从事恐怖主义行为。企业还对她们提出了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以恐吓和压制她们。

### 拒绝参与、对与国际和区域人权系统进行接触加以限制和报复

48. 女人权维护者被排除在就人权问题与多边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区域机构进行接触的范围之外；有些人在进行接触时遭到报复。各国有时宣布她们的工作不合法，限制或禁止她们参加国际会议。大会的无异议程序允许会员国在不提供理由的情况下否决任何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从而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外。获得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往往会带来一些难题，例如无法获得签证和旅费，甚至无法进入会议举办场所。女人权维护者还报告说，她们在多方场合遭到了性别主义、厌女行为和种族主义。<sup>13</sup>

49. 削弱民间社会中妇女的工作的一种方法是组建官办“非政府组织”，然后由它们在政府间空间进行代表。<sup>14</sup> 这些组织倡导支持政府政策，使各国能够一方面声称它们与民间社会团体合作并支持民间社会团体，另一方面将批评者排除在外。它们还造成了民间社会冲突和分裂的印象。

50. 女人权维护者在会议前后都受到旅行禁令、骚扰、审讯、任意拘留和人身攻击。例如，2017年10月26日，五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对关于中非人权维护者联盟执行主任 Maximilienne Ngo Mbe 在参加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喀麦隆的审议后遭到人身攻击、恐吓和骚扰的指称表示关切(A/HRC/39/41, 附件一, 第7段)。

51.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根据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2015年的一项决定，于2018年8月8日撤销了非洲女同性恋联盟的观察员地位，<sup>15</sup> 理事会的决定认为该联盟是一个企图强加违背非洲价值观的非政府组织。<sup>16</sup> 正如民间社会组织所指出的，<sup>17</sup> 撤销地位的做法令人对该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关于妇女权利和性权利的意见以及对在非洲大陆维护人权的空间感到关切。

### 对地位的威胁

52. 在某些情况下，女人权维护者作为公民、移民或难民的地位受到威胁。在巴林，女人权维护者面临被剥夺国籍的风险。一些维护人权的流动妇女担心，由于她们的行动，她们的工作许可证可能会被吊销，或她们的庇护申请会受到影响

<sup>13</sup> 性权利倡议、国际妇女卫生联合会、独立顾问 Cynthia Rothschild 和促进妇女发展权协会编写的材料。可查阅 [www.ohchr.org/Documents/AboutUs/CivilSociety/Procedures/CivilSociety/JointInputSIRI\\_%20IWHC\\_CynthiaRothschild\\_AWRD.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AboutUs/CivilSociety/Procedures/CivilSociety/JointInputSIRI_%20IWHC_CynthiaRothschild_AWRD.pdf)。

<sup>14</sup> Kvinna till Kvinna Foundation, *Suffocating the Movement: Shrinking Space for Women's Rights* (2018).

<sup>15</sup> EX.CL./Dec.1015 (XXXIII), para. 8 (vii).

<sup>16</sup> EX.CL./Dec.887 (XXVII), para. 7.

<sup>17</sup> See <http://independenceachpr.org/>.

(见 A/HRC/37/51)。2018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卫生咨询服务信息中心主任 Ana Quirós<sup>18</sup> 被剥夺了 20 多年的尼加拉瓜公民身份，并被驱逐到哥斯达黎加。

53. 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女人权维护者容易受到引渡请求的伤害。特别报告员受到的资料显示，2017 年，反对派活动人士、记者和博客作者 Zhanara Akhmetova 在乌克兰寻求庇护，由于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引渡请求，她在基辅的一个拘留前中心被拘留了一个月。

### 人身监禁

54. 一些妇女因其行动而被非自愿地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或精神病院。年轻的女同性恋人权维护者被监禁，被迫接受治疗，以“纠正”她们的同性恋倾向。<sup>19</sup>

55.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2018 年 3 月，哈萨克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 Ardak Ashym 被强行关押在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并遭到了精神病治疗，包括精神药物治疗。<sup>20</sup> 她被指控犯有哈萨克斯坦《刑法》第 174 条所述的煽动社会不和罪，以及第 378 条所述的通过大众媒体侮辱国家官员罪。在国际压力的作用下，她获得了释放，并离开了该国，以避免被迫住院。

### 针对女人权维护者集体组织和运动的攻击

56. 有时，国家专门针对女权主义者和女人权维护者的运动，使用不同形式的镇压、定罪、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

57. 例如，自 2018 年 4 月尼加拉瓜爆发政治危机以来，中美洲女人权维护者倡议组织记录了 273 名女人权维护者遭受的 370 起不同类型攻击的案例。<sup>21</sup> 警察和/或准军事人员任意拘留了 100 多名这类妇女，其中 53 人现在仍被拘留，40 人已被正式起诉。两名跨性别的女人权维护者被处决。约有 75 名女人权维护者在境内外被迫流离失所，22 名不得不与家人一起逃离。女人权维护者及其组织和家人遭受骚扰、监视和威胁，并遭到尼加拉瓜政府及其盟友的系统性诽谤和诋毁。

## 七. 特定女人权维护者群体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58. 女人权维护者可能属于以下几个群体。

### 维护人权的女童

59. 2018 年 8 月，瑞典 15 岁的 Greta Thunberg 周五在学校罢课，抗议瑞典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作为，受到她的激励，其他国家数千名学生仿效她的做

<sup>18</sup> AL NIC 4/2018.

<sup>19</sup>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Claiming Rights, Claiming Justice: A Guidebook on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2007).

<sup>20</sup> Amnesty International, “Kazakhstan: civil activist detained in psychiatric facility – Ardak Ashym”, (27 April 2018).

<sup>21</sup> 数据来自尼加拉瓜女人权维护者倡议组织和中美洲女人权维护者倡议组织的这些人权维护者所遭受的攻击的记录(2018 年 11 月)。

法。Amariyanna Copeny 8 岁时写信给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水危机，她现已成为知名的活动人士。2017 年 12 月，16 岁的巴勒斯坦人 Ahed Tamimi 因从事人权工作反对以色列占领、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而被拘留。她被判处八个月监禁。<sup>22</sup>

60. 世界各地的女童促进和保护广泛的权利——不仅是受教育权和性别平等——但由于她们的年龄、受扶养人地位和身份的其他方面，她们经常面临挑战。人们认为她们要参加人权活动还太年轻或不成熟，往往将她们排除在外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关注。她们不能像成年的人权维护者一样获得资源、知识和技术。资金往往无法获得，因为大多数女童没有资金提供者要求的以往记录和组织结构。由于她们往往缺乏独立谋生手段，因其的行动而失去家庭支持的后果极为严重。来自其他人权维护者支持，特别是来自其他维护人权的女童的支持至关重要。

### 非常规性别的人权维护者

61. 非常规性别者在行为、衣着或活动等方面不符合性别规范。她们可能会因为性别非常规而受到威胁和攻击，包括来自其他人权维护者的威胁和攻击。

62. 特别报告员对学生、跨性别活动者 Victoria Obando 的状况表示关切，她因参加反政府学生示威而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在尼加拉瓜莱昂市被准军事人员逮捕。她被关押在男子监狱 La Modelo，仍面临着遭受虐待的风险。

### 维护人权的土著妇女和少数群体妇女

63. 维护人权的土著妇女经常参与保护她们的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权。她们经常抵制资源丰富得多的公司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她们的居住地较为分散，经常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很难与其他女人权维护者建立联系。

64. 维护人权的少数群体妇女由于其活动和少数群体背景，往往更有可能面临偏见和歧视。例如，在印度恰蒂斯加尔邦，阿迪瓦西学校教师 Soni Sori 仍因其活动而受到警方的诽谤、骚扰和恐吓。<sup>23</sup> 2016 年 2 月，不明身份袭击者对她实施了酸液袭击，袭击者警告她不要投诉 Bastar 区的监察长，并以其女儿的安全对她进行威胁。2011 年，她因八项指控被捕。其中七项指控被判不成立，第八项指控被获准保释。她报告说，在羁押期间遭到了酷刑和性骚扰。

65. 向阿迪瓦西人、达利特人、工人和农民提供帮助的律师 Sudha Bhardwaj 遭到了恶意诽谤，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被警方以《非法活动(预防)法》所述罪行为由逮捕。<sup>24</sup> 她的住所遭到搜查，个人物品被没收，她遭到了软禁。

### 维护人权的残疾妇女

66. 由于残疾及其对生活水平的影响，维护人权的残疾妇女往往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她们的残疾和所生活的社会中的障碍，她们可能会面临沟通、社会互动、获取信息和对话空间方面的问题以及财务不安全问题。他们可能需要合理便

<sup>22</sup> UA ISR 1/2018.

<sup>23</sup> AL IND 1/2016.

<sup>24</sup> AL IND 16/2018; AL IND 21/2018.

利和具体的支持，才能开展活动，例如陪伴、人员和/或技术支持以及交通援助。患有自闭症等残疾的人可能无法察觉到危险信号，更容易受到侵犯和虐待。

### 女记者和女律师

67. 女记者和女律师面临很大的风险，这通常是因为她们揭露问题并挑战当权者，从而非常引人关注。仅在 2018 年，就有三名记者遭到了有针对性的攻击——Leslie Ann Pamela Montenegro del Real、Maharram Durrani 和 Wendi Winters 分别在墨西哥、阿富汗和美国被杀害。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2017 年，10 名女记者被杀害，往往是因为她们在面临威胁、骚扰和恐吓时锲而不舍。女律师有时被指控保护罪犯或因维护边缘化少数群体，如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以及其他不同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的权利而遭到污辱。她们有时受到同事和法官的基于性别的歧视，并受到警察的恶劣对待。

### 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女人权维护者

68. 代表所属团体并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的女领导人往往因其知名度而成为攻击目标——不仅是为了压制她们，也是为了阻止更广泛的异议。

69. 在菲律宾，参议员 Leila de Lima 因谴责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发起的缉毒战争自 2017 年 2 月以来一直被拘留，这场战争导致了暴力、法外处决和侵犯人权现象。<sup>25</sup> 她被指控违反了 2002 年《综合危险药物法》，其拘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且不可保释；在拘留期间，她受到限制。

70. 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Maria Lourdes Sereno 于 2018 年 5 月被最高法院一项被广泛认为违宪的裁决罢免。<sup>26</sup> Sereno 女士曾反对杜特尔特总统关于毒品和戒严的政策，之后杜特尔特总统公开要求她辞职。在她拒绝辞职后，总统推动弹劾她，甚至命令国会罢免她。同样在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的首席执行官、获奖记者 Maria Ressa 因逃税指控被起诉，这被认为是针对批评政府的报道的政治迫害。

### 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以及生活在占领下的女人权维护者

71. 生活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环境中的妇女往往感觉促进和保护权利更具挑战性。在非国家行为方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国家当局可能几乎没有权力或控制权。宗教非国家行为方可能对行为和着装施加限制，使妇女因被认为的违反行为而受到处罚。

72. 例如，生活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妇女面临一些限制，使得她们在公共场所从事工作非常困难和危险，更不用说参与人权活动了。在阿富汗，由于塔利班的袭击，几个省的女人权维护者已背井离乡，影响了她们对维护人权活动的参与程度。在也门，人权维护者遭到辱骂和殴打，激进团体闯入她们的住宅和办公室。在斯里兰卡，记录战争罪行的基层人权维护者受到了监视。在巴勒斯

<sup>25</sup>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ilippines: drop politically motivated charges against Senator de Lima and ensure he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27 August 2018).

<sup>26</sup>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the Philippines, “Statem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o oust Chief Justice Maria Lourdes Sereno”, (15 May 2018).



坦被占领土，女人权维护者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包括资金限制，她们在参与和平抗议时遭到过度使用武力。妇女还经常被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包括在冲突后环境中。

### 维护人权的流动妇女

73. 维护人权的流动妇女包括难民、国内和国际移民、国内流离失所者、走私和贩运的受害者以及无国籍人(见 A/HRC/37/51)，包括由于与其活动相关的风险而被迫暂时或永久流亡的妇女。维护人权的流动妇女面临许多限制。身份不稳定和无正常身份的人经常担心会因她们的行动而遭到报复，包括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

### 被剥夺自由的女人权维护者

74. 被强迫监禁的妇女艰难地倡导自己的权利。她们面临遭受虐待、医疗疏忽、孤立、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以及酷刑的危险。女人权维护者被强迫签署供词，或在被政府拘留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处徒刑。

75. 特别报告员对巴林伊萨城女子监狱中的女人权维护者的状况表示关切，正如民间社会在 2018 年 10 月的一封联名信<sup>27</sup> 中指出的，联合国和英国议会提请注意她们的状况，据称她们因此于 2018 年 9 月遭到报复。一些报道指出，Hajar Mansoor Hasan、<sup>28</sup> Najah Yusuf 和 Medina Ali 遭到毒打并被隔离关押。遭到殴打后，Mansoor 女士不得不住院治疗。监狱当局对所有囚犯实行限制，监狱条件不断恶化。2018 年 10 月 14 日，这三名妇女开始绝食抗议不人道的条件。

76. 特别报告员期待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即将于 2019 年 6 月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的关于被剥夺自由妇女的报告。

### 从事土地和环境权利工作的女人权维护者

77. 全球见证组织报告说，2017 年是有记录以来土地和环境权利维护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sup>29</sup> 维护其土地、领土和与环境有关的权利的妇女在其行动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她们往往被排除在土地所有权、社区谈判和关于其土地未来的决定之外。她们参与活动时，经常被批评忽视家庭责任和危害家人。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恐吓和恐惧策略，犯罪者故意以社区中的妇女为攻击目标。

78. 女权主义者、土著领袖 Berta Cáceres<sup>30</sup> 于 2016 年在洪都拉斯 La Esperanza 的家中被枪杀。她曾因维护土地和环境权利的工作而遭到性骚扰、死亡威胁和虚假的刑事指控。虽然被控谋杀她的八名男子已被送上法庭，但包括其家庭成员在内的各方都对审理情况感到严重关切。特别报告员继续监测此案的进展情况，并敦促洪都拉斯政府确保公正审判。

<sup>27</sup> Available at <http://birdbh.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Joint-letter-by-NGOs-3-Bahraini-WHRDs-18-October-2018.pdf>.

<sup>28</sup> UA BHR 4/2017.

<sup>29</sup> Global Witness, *At what cost?* (2018).

<sup>30</sup> AL OTH 8/2017, AL OTH 9/2017, AL HND 4/2017, AL HND 4/2016, UA HND 2/2016, UA HND 4/2013.

### 致力于妇女权利、性别平等以及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包括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女人权维护者

79. 家庭、文化、性权利和生殖权利方面持续存在的歧视削弱了妇女在生活各个方面要求平等地位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

80. 从事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工作的妇女就各种问题采取行动。她们着重指出，关于遗产、土地和财产的法律和做法导致女儿和妻子屈服和贫困。她们采取行动消除家庭暴力、乱伦、早婚和强迫婚姻、婚内强奸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她们提倡妇女和女童应能够自主地作出关于自己的生活 and 身体的决定，并有机会进行安全合法的堕胎。

81. 这些问题通常被认为是私事或可耻的事，导致家庭成员对妇女施加压力，迫使她们放弃宣传倡导工作。这些问题也可能被视为挑战宗教和文化规范，并可能引发宗教和保守团体的反对。

82. 女人权维护者还强调说，当她们向暴力行为的女性幸存者提供直接援助和支持时，自己也会面临伤害的危险。受到跟踪、恐吓和威胁的女人权维护者的避难所和办公室有时得不到警方的保护。

### 致力于性工作者权利的女人权维护者

83. 性工作者经常遭到污辱，被视为不应该享有权利。一些性工作者在遭遇犯罪行为时向警方寻求帮助，但却遭到忽视、虐待和性暴力。维护性工作者权利的妇女也经受了诽谤、威胁和攻击。

84. 萨尔瓦多一个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 Liquidambar 的主管 Angélica Miriam Quintanilla 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在一个以性工作闻名的地区被谋杀。对她遇害的调查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 八. 形成多样、包容和强有力的女人权维护者运动

85. 女人权维护者单独或集体地促进权利。她们从彼此和家人身上，从社区中汲取力量和支持。形成多样、包容和强有力的女人权维护者运动没有捷径可走。这要求彻底消除有害的性别成见，要求世界彻底重新思考，使对性别理解不被用来为控制和边缘化妇女提供借口。还需要对权力关系进行交叉分析，以明确性别如何与年龄、种族、族裔和残疾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和障碍及其行动空间。每个人都必须对有害的性别成见提出质疑，并思考在不同的情况下，期望、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偏见和行动如何影响妇女的权利和自由。这要求国家行为方履行其法律义务，并要求非国家行为者与国家行为方合作。还需要承认、承诺、资源和结构变革。

86. 特别报告员与女人权维护者协商，确定了八个相互关联的行动优先事项，需要各国、国家人权机构、捐助方、民间社会、人权维护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注、资源和合作。

**优先事项 1：公开承认女人权维护者对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机构的平等和有意义参与的重要性，并根据实质平等原则投入资源实现这一目标**

87. 政府、民间社会和工商企业的各级决策层中应大幅增加女人权维护者的人数。应持续听取各种背景和处境的女人权维护者的意见，并认真对待她们的贡献。不仅应邀请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或故事；还应重视她们的专门知识和观点。

88. 社会各部门的领导者必须公开承诺让女人权维护者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这一信息应得到一致表达，包括在政治对话、媒体宣传和教育中。

89. 在女人权维护者可能面临限制其有意义地参与决策进程的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以确保她们能获得所需的知识、信息和资源。这些方案应考虑妇女的多样性因素，包括她们的年龄、地理位置、族裔、残疾、宗教信仰、种姓、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优先事项 2：确保女人权维护者享有行动自由，拥有安全的空间和沟通渠道，使她们能够经常会面并分享想法、经验、资源、策略和战略**

90. 女人权维护者需要能够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经常性地联络、会面和沟通。女人权维护者强调建立跨越地域鸿沟的伙伴关系和姐妹团结的重要性。对于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专制政权下以及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妇女而言，这往往更加困难。这些空间和渠道还能提供机会，加强彼此能力，并由此为其人权实践获得更多的知识、资源、技能和网络。

91. 女人权维护者必须确定自己在安全空间中的保护战略。女性专用空间应跨越文化、年龄组和城乡差异，使妇女能够提出共同关切问题，界定集体行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强大的网络以增强影响力和自我保护。

92. 安全网络减少了女人权维护者的孤立状况，并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支持感。它们使女人权维护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性别主义和暴力，促进对这些动态情况的影响的共同理解，并鼓励对安全、福祉和生存采取集体办法。这些背景分析使妇女及其组织能够制定战略、应对和预防暴力。这种网络帮助妇女感觉足够强大，能够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女权主义社会正义运动。

**优先事项 3：为妇女和所有其他人权维护者促进和保护人权营造安全有利的环境，确保所有非国家行为方尊重人权，所有国家行为方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

93. 保护始于营造和支持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利环境。各国应在各级传播和宣传《人权维护者宣言》，例如通过学校教育和公共运动进行传播和宣传。

94. 各国必须确保国内法和行政做法承认和保护所有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良好做法的例子包括马里于 2018 年 1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人权维护者的法律，其中包括对女人权维护者的具体保护。同样，科特迪瓦 2014 年 6 月通过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维护者法》明确承认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威胁及她们的保护需求。

95. 各国必须审查、修正和废除限制人权维护者权利，包括限制意见、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方面的权利的法律。法律不应被用来骚扰女人权维护者或对其定罪。相反，法律应该保护女人权维护者在线上 and 线下免遭歧视、边缘化、诽谤、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96. 正如前任任务负责人提交的一份报告(A/HRC/25/55)所指出的那样，国家人权机构在监测和调查人权维护者的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拥有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独立性和资源。

**优先事项 4：记录和调查针对女人权维护者的一切形式的风险、威胁和攻击，确保将犯罪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绳之以法，并确保这些人权维护者能够获得有效补救，包括以对性别敏感的方式进行赔偿**

97. 应当监测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威胁和攻击，并分析趋势，以便采取预防措施。各国应说明女人权维护者应如何和向谁就风险、威胁和攻击报告关切和提出申诉。来自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风险、威胁和攻击报告都应得到认真对待。

98. 各国应确保迅速有效地调查国家行为方和非国家行为方对女人权维护者实施的恐吓、威胁、暴力和其他袭击。检察官和法官应认真对待这些威胁和攻击，独立开展工作，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认识，确保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同时维护女人权维护者的尊严和安全。

**优先事项 5：制定保护机制和举措，纳入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良好保护做法的七项基本原则**

99. 女人权维护者需要持续获得适当的保护举措和资源，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资助者制定了程序和机制，以确保世界各地的妇女在面临紧急威胁时能够获得快速、灵活和迅速响应的支持。其他有价值的应对措施包括紧急行动、紧急迁移、法律援助和陪同。保护战略必须侧重女性人权维护者面临的性别暴力，包括发生在家庭、组织或社区的暴力。

100. 特别报告员以前强调了良好保护做法的七项基本原则，即：应当采取基于权利的包容性方法；应当认识到人权维护者是多样的，可能没有自视为人权维护者；展示对性别问题的敏感认识，采用交叉方法评估风险和制定保护举措；注重人权维护者的“整体安全”，特别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数字安全和社会心理健康；注重保护人权维护者以及相关群体、家庭成员和亲人；邀请参与，特别是让人权维护者参与战略和战术的选择；应当灵活，以便考虑到人权维护者的具体需要和情况(见 A/HRC/31/55)。

**优先事项 6：认识到必须从整体上理解安全，安全包含女人权维护者及其家人和亲人的人身安全、数字安全、环境安全、经济稳定、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心理和情感健康**

101. 女人权维护者的安全是多层面的，不应仅被理解为人身安全。因此，必须向女人权维护者提供多层面的支持。特别是面对网络攻击和更多的监控，数字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女人权维护者还着重指出了对其经济安全以及心理和情感健康的关切。

102. 应向女人权维护者提供支助，使她们能够获得知识并发展技能和能力，以进行风险评估和采取缓解措施、制定个人和集体安全计划和方案，处理污辱、诽谤和在线骚扰，制定创造性的倡导策略和战略，降低报复风险，并采取针对自我和集体的照料和健康活动。

### 优先事项 7：认识到社区和人权运动中存在针对维护人权的妇女、女童和非常规性别者的性别主义和歧视并采取措施处理这些问题

103. 女人权维护者及其贡献往往被忽视，包括在人权运动内部。致力于挑战社会、文化或宗教规范的问题的人权维护者从其他维护者那里得到的支持很有限。为了使人权运动蓬勃发展，必须消除造成运动内部的歧视、边缘化和分裂的原因。有必要加大努力，在人权运动的不同群体之间建立团结，并与其他运动建立联系。

### 优先事项 8：确保资金使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女人权维护者能够不断、可持续和有效地促进和保护人权

104. 资金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资金可以加强和维持妇女对人权运动的参与，但也可以减少这种参与。例如，以项目为导向的短期资金不包括人员费用和核心费用，可能会损害规模较小的非政府组织。具有高度官僚主义的报告要求的资金也不便获取和不切实际。女人权维护者，特别是从事政治敏感专题的维护者长期资金不足。应更加努力，确保在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和小型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妇女获得所需的资金。

105. 资助方应关注女人权维护者多层面的安全需求。女人权维护者应获得必要的支助，以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数字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心理和情感健康。这种支助可能包括提供安全措施、安全培训、数字安全方面的软硬件培训、法律援助、保释、紧急迁移、医疗保险、养老金、社会保障和与健康相关的活动。

106. 一个良好做法实例是，支助女童集体组织带着来自不同国家的 12 名积极开展活动的女童参加了人权资助方网络 2018 年 10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女童们提出了希望资助者做出十项承诺——即资助女童领导的组织的能力建设、网络和指导机会；资助非正式的、没有政府官方支助的团体；使批准过程更简便；增加对女童领导的和以女童为中心的群体的核心和长期资金；让女童参与战略决策；承认女童问题的跨领域性；确保有方案为女童提供平台，使她们超越组织统一口径，坦率地谈论问题；将女童视为真正的变革者，而不是潮流或噱头制造者；与女童开展广泛层面的合作；积极寻找多样化、边缘化和偏远地区的群体。

## 九. 结论和建议

### 结论

107. 最后，特别报告员承认并赞颂女人权维护者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性。妇女对促进世界人权至关重要，但由于人们对其身份和行动的看法，她们继续面临系统性歧视、边缘化和压制。特别报告员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确保支持和帮助女人权维护者促进和保护人权。

### 建议

108. 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

(a) 保护女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包括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停止对女人权维护者的所有攻击和威胁，调查所有发生的事件，确保不发生有罪不罚现象；



(b) 确保女人权维护者享有安全和有利的环境来行使其权利，考虑到她们具体和多样化的需求。这包括处理女人权维护者遭受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歧视和暴力，颁布承认和保护所有人权维护者权利的法律，特别重视女人权维护者的需求；

(c) 确保非国家行为方——包括工商企业、信仰团体、媒体和社区——履行尊重人权的法律义务。《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对于工商企业非常重要；

(d) 优先在网络空间保护女人权维护者，并通过法律、政策和做法，保护她们的隐私权，保护她们免遭诽谤和仇恨言论；

(e) 将其预算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妇女对入权活动的参与，确保支持她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对问题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f) 不干涉向妇女提供的用于入权工作的资金，并确保法律和行政框架不限制入权活动获得资金；

(g) 消除阻碍女人权维护者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参与区域和国际入权论坛的障碍，如旅行禁令、签证限制以及妇女缺少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和资源的情况；

(h) 对照良好保护做法的七项基本原则，评估保护女人权维护者的做法，并审查如何加强这些做法。

109. 特别报告员建议多边机构、政府间组织和区域机构：

(a) 查明促进和保护入权和妇女权利的权利所遭到的阻力，并采取措施防止倒退；

(b) 确保与多边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入权机构接触的女人权维护者不必担心受到迫害或暴力，并确保对关于报复的指称和事例进行及时调查；

(c) 承认女人权维护者自创的举措、战略和网络，并确保这些行动获得充足的资源；

(d) 加强和支持妇女的领导以及对以社区为中心的女权主义保护方法；

(e) 继续努力确保女人权维护者的安全、保护和健康，同时遵守保密性、知情同意的必要性和“不伤害”原则；

(f) 确保就向会员国提出的关于女人权维护者的安全和保护的建义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落实和问责。

110.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家入权机构、民间社会、所有性别的人权维护者、捐助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a) 记录、监测和谴责针对女人权维护者的威胁和攻击，重点关注犯罪者是否被绳之以法；

(b) 回应女人权维护者对社区和入权运动中的性别主义、歧视和边缘化的关切，包括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现象；

(c) 认识到女人权维护者的多样性，制定和支持关于女人权维护者安全和保护的具体工作方案；

(d) 通过从交叉角度看待保护做法，进一步了解保护做法如何做到对性别问题敏感；

(e) 对照作为良好保护做法的七项基本原则，评估由多个利益攸关方领导的保护女人权维护者的做法，并审查如何加强这些做法。

---